

无悔的追求

胡思升 著



无悔的追求

Wu hui de zhui

qui

胡思升 著

封面设计：吕敬人

插图：陈晋熔 张月妹
刘丽萍 赵建海
周吉荣 吴炜林
成 非 周 祁
祁志龙 韦 荣

无 悔 的 追 求

胡思升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6.5印张 4插图 123千字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册 定价1.35元

程琳在香港



程琳，活泼，纯净



侯德健的夫人，怀中抱
的是他们的儿子



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从台湾
归来的作曲家侯德健和程琳在一起



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



邓丽君，甜美，温柔



沈醉七十岁生日摄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一、《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4
二、生命的三分之一	33
三、邓丽君的成名累	62
四、歌坛少女的沉浮	76
五、命悬一线时的思念	92
六、“东方”交响曲和它的指挥	116
七、手的悲喜剧	139
八、归路，已知归路	158
九、M·罗别愁女士的乡思愁	172

自序

写作的作品，在现实生活的大海所引起的波澜，有时会强烈得出乎作者的意料。报界之学更是这样，每一篇真人真事而又触及社会结构、现象形态、时弊通病的作品，不时引来堆以言情的麻烦、困恼乃至激烈的责难和告状。

批评难，表扬也难。一篇报界之学，或除或赞扬了一位有野观念、野方法或野创造的人，这位野人顿时被置于上下左右对他评头品足的地位。已被遗忘的陈年旧闻，早已驳斥的缺点错误，似是而非的闲言碎语，以及确有其事的不足点毛病，都来被集中、提煉、正翻，甚至歪曲夸大，以证明这位野人是罪该万死的，是不能作为报界之学的报导对象而公之于众的，因而这篇作品是不真实的。前者更是犯了“雷里空”、“别有用心”或者别的什么错误。

对人才、能人的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很值得重视加以剖析。成才之难，选才之难，出人头地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这个国家所以大声疾呼要重视人才而实际生活中人才被埋没、被压抑、被摧残之事层出不穷，同这种社会环境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帶有封建色彩的中庸之道，鼓吹平均主義的“大鍋飯哲學”和某種現行體制，對於“出頭鳥”的習俗，“左”的遺毒，恐怕就是這種社會環境的“微生物”，經久而不衰，而且十分活躍。

報告文學有文勇告反映真正的開拓者、改革家、創造者，而且應該理直氣壯地傳播一個觀念：只知道喝菜、聊天的人，即使兩袖清風，也不值得褒獎，而敢于開創新局面的先行者，即使有缺欠或不足，卻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中堅。

有人可能會說，這樣一來，不啻是為底細暗探人、敵人們的缺欠、弱點乃至錯誤了嗎？當然不是。正如沒有缺欠的人是不存在的一樣，先行者有弱點也是正常的現象。文學不必為先行者諱。但是，作為文學的反映，我們首先應該注意的，是他們代表時代本質和社會進程的東西，而不是別的什麼。借用魯迅先生的表述方法，有缺欠的先行者仍然是先行者，完美的常人仍然是常人。

一九八〇年盛夏于重慶



《修氏理论》和 它的女主人

—

人体，是什么？人体美，又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希腊的艺术家把人体及其美，体现在阿波罗、维纳斯一类的雕塑上。现代的时装设计师用色彩、线条的搭配和变换来美化人体。但是在微循环（多数人对这个医学上的名词可能是陌生的）专家们看来，人体所以美，是因为它是一个全身布满无数微细血管的海绵体。

这个海绵体，是柔软的，有弹性的，充满活力的。其所以如此奇妙，同这个海绵体的表层和内脏无不贯穿微循环——微细血管有关。一个人的微细血管的总长度加起来，可以绕地球半圈哩！可惜的是，对微循环领域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点，人类对它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可悲的：关键部位——心、脑——的微循环突发性地发生故障，产生血栓，如不能及时排除，可以使活生生的人体瘫痪，丧失知觉，部分地和全部地葬送生命。历史篇章和文艺著述曾经记录过多少因微循环

堵塞而使国家失去统帅,家庭失去亲人,情人失去希望以及创造失去思维的悲剧性事例啊!

微循环研究置于先进科学手段的管辖下,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为时不久。美国的“微循环之父”B·茨维法赫教授虽然七十二岁高龄而仍然健在,说明这一领域是真正新兴的科学。

欧美的微循环研究王国,交叉辉映着希望的曙光和神秘的色彩。虽然在这个王国里,科学手段极其优越,有识之士前呼后拥,但可知的事物和未知的课题仍然相比较而存在。大量的人材和金钱正在投入,谁都梦想着夺取新发现的金牌。

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发生了,这个王国被震动了,

谁也没有预见到,微循环研究的最新突破,是一个闯进王国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年医学专家所创造的。

人们更没有预料到,这位使中国的微循环研究进入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年科学家是女性。而能够不畏艰险登上微循环研究王国的险峰的女科学家,恰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她就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四十七岁的修瑞娟。在美国和欧洲,微循环王国的权威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为“修瑞娟博士”,或者“修氏理论”的创造人。虽然在她的祖国,修瑞娟只不过是一个月薪不到一百元的助理研究员,住在北京东城区一条狭窄胡同的一间九平方米的斗室里(一九八三年夏,她在美国研究期满回国前,由于上级的关照,被调整到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房间)。这也许应验了一句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的名句经久不衰啊!

二

帕·海瑞斯教授的脸上难得有一丝笑容。这或许就是他所领导的美国密苏里大学微循环研究室的一种象征：一丝不苟，严格，不宽容。修瑞娟一九八一年春一到美国，就被派到海瑞斯手下，“狭路相逢”了。

海瑞斯是德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修瑞娟是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科学家，他们能不能找到共同点呢？

科学是超乎阶级、民族界限的一种国际语言，但是掌握科学的人，精神语言是不容易相通的。

海瑞斯不了解修瑞娟。第一次见面，他透过他那双精细的眼睛（观察微循环的学者，没有精细的眼睛是不行的），扶了一下黑边眼镜的框架，从他微微上翘的嘴角里迸出了仅有的一句话：“你跟着台那斯做实验吧。”

台那斯是一位满脸大胡子的美国研究生，二十七八岁，刚从大学毕业。他的性格温和、善良，也许是出身贫寒，加上左肩胛有残，很能体谅人。

第一天的实验，修瑞娟马上感到海瑞斯的严峻。他规定的试验，每一个步骤，每一分钟，都定得死死的，几乎没有喘息的余闲。台那斯刚把动物的“制备”（注一）放在显微镜下，就马上要把图象调到荧光屏上，看到微血管的律动，赶紧要映到录像机上……这才真是“分秒必争”啊！修瑞娟忽然想起，她在青岛上中学时同纺织女工郝建秀交上了朋友，这位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的劳动模范当时对她说，每一步都要全神贯注，慢一步，线头就接不上了。

科学的王国毫不温情脉脉：它接纳才俊，排斥庸碌，唯勤奋才能取得入门证，怠惰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第一天实验的结果，修瑞娟从早上八时到下午五时，没有吃饭，完成了应该完成的程序。台那斯当时正在做雄性大白鼠的提睾肌的微血管实验。从睾丸中切取的提睾肌是微循环研究的最好对象，它极薄，含有各种口径的微血管，连最微细的毛细血管也成象清晰。修瑞娟从对大白鼠的麻醉开始，剃毛，消毒，动外科手术，取出提睾肌，固定在一个槽上，还要用针缝……她都以一双良好的眼睛和丰富的经验做好了。台那斯不知道，修瑞娟二十几岁在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学习时，她做的观察蜗牛心脏跳动的标本，是全班最优的。台那斯跑去告诉海瑞斯：“修大夫都会做。”

海瑞斯有一点吃惊，但不露声色。

第四天，修瑞娟就对台那斯说：“今天我来负责全过程的实验，你来检查我做的，好不好？”“好。”台那斯是个很好合作的美国青年。

又连续三四天，刚来到这个美国最先进的微循环研究中心的修瑞娟，就独立地处理了一台实验机器操作的全过程。海瑞斯的法则是：当天的实验数据，必须当天处理完毕，并于第二天在“科研报告栏”上公布，完不成或失败的要说明原因。有趣的是，在号称“自由”的那个国度，科学实验领域里倒是容不得半点“自由化”的！

不久，台那斯要向全体汇报阶段实验的结果。海瑞斯出席倾听。汇报毕，海瑞斯照例询问大家有什么意见。照例没有人提问。

“我有一个建议，应该加一个对照组做实验，也就是说，除了现在的患高血压的两组大白鼠，再有一组正常的大白鼠，这样一比较才能有说服力，否则，说服力不够。”

这是修瑞娟的“一炮”。

全场沉默，谁也不好答理，海瑞斯的权威受到了小小的挑战。

惠特曼——海瑞斯的主要助手，为了缓和气氛，说：“修大夫提得很好嘛！”

海瑞斯忙接口：“好，修大夫和台那斯，你们两个人下去一起研究吧！”

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修瑞娟察觉到了一些什么。她散会后拉住惠特曼，说：“我在苏联学习时，我的导师阿代阿岛教授要我牢记，在学术问题上，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美国，是不是职位低的不能对上级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呢？”

“不！不！”惠特曼急忙否认。几乎同时，修瑞娟的这个尖锐的提问传到了海瑞斯教授的耳朵里。

说实话，海瑞斯起初并不感觉修瑞娟有多大份量，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海瑞斯的信条始终是：不凭模糊的感觉，而凭确凿的事实。他要亲自检查、核对修瑞娟的实验工作，看看她的“北京水平”。

一天晚上，海瑞斯悄悄地走进了静寂的实验室。这位主任放映了录下修瑞娟全部实验结果的磁带，亲手重新测量了提睾肌试验的有关微动脉的所有数据。要知道，海瑞斯律人律己都严，他甚至能背出提睾肌的各级分支微血管的所有管径。

感觉转换成判断：修瑞娟是一个非同寻常、有扎实功力的微循环专家。

海瑞斯在有了新的判断后，同修瑞娟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

“娟，你的国家为什么不在职位上提高你的级别呢？”

“海瑞斯教授，我的国家，由于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很多工作停顿了，不止我一个人，都没有提级。”

“好，如果你的国家不反对，我聘请你为我们微循环实验中心的襄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工资由每年九千六百美元提为一万六千美元。”

在美国，实验室主任或导师的个人决定，是说话算数的。既没有群众评议，也不需要上报审批，负责人有权根据手下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来决定其级别和薪金。

海瑞斯掺杂着高傲的严格，在美国医学界是有名的。他是自己刻苦奋斗出来的，他的夫人经常“忆苦”，说他们结婚时只有二百美元。海瑞斯如今出人头地，他更严峻了，觉得哪个人不行，马上解雇，不许讨价还价。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海瑞斯的实验室拥有全世界唯一的“威兰德系统”，这是另一微循环权威威兰德教授设计的、用望远镜原理制成的显微镜观测系统，包括激光照明，六个角度的摄象系统，电视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这个一吨重的庞大系统极其精密，是观察微循环并取得各种曲线、数据的最佳技术手段。

海瑞斯有一次指着这个威兰德系统夸口说：“这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比你们北京的强多了。”这说对了，我们的仪器设备还差一大截呢！但是，来自北京的女医学科学家的才思和勤劳，使海瑞斯开始刮目相看了。

海瑞斯可能不知道，那位七十多岁获得美国兰地士奖的威兰德教授就是在访问中国时看中修瑞娟的才俊，才推荐她到美国来进修的。

海瑞斯想缓和一下他和他平生首次共事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之间的关系，在一次宴席上，开了一个拘束的玩笑。他直愣愣地问：“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称呼我帕特？”

风俗的不同，使美国人难以理解。在美国，同事之间是不以职务、姓氏相称呼的，而是称呼名的。实验室的同事，从海瑞斯起，都称呼修瑞娟为“娟”。而修瑞娟见了海瑞斯，总是称他为“海瑞斯教授”。

使海瑞斯纳闷的是两国习惯的差异，但是，在科学领域，在微循环领域，来自不同国度的两个科学家，减少了差异性，增多了共同性。

三

荷兰杰出的画家、国际画坛大师伦勃朗于一六六九年潦倒而死，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到。他生前二十五岁时所作的《丢普教授的解剖课》却留传下来，并受到人们的注目。这幅名画的画面上，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丢普教授手持刀具，正在向七个学生作人体解剖的示范。

二百多年消逝了，人类对自身——人体的了解，还是不充分的。虽然尸体解剖依然是医生和习医的必备功课，但是再精确的解剖刀，也不可能洞察人体最细微的活动——微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以往医学家只是局限于用肉眼能分辨的大，

中、小(管径三百微米以上。一米等于一百万微米)血管的变化来解释发病原理,但是,属于微循环领域的血管管径仅为八——二〇〇微米(头发丝为五〇——八〇微米),长期被忽略了。

你伸出你的任何一个手指,在指甲末端月牙形的皮肤接壤处,医学上称之为甲皱。在甲皱上滴一滴透明的香柏油,用显微镜观察,有许多毛细血管,最细的只有头发粗细的二十分之一。人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处组织,都布满这种毛细血管。大脑、心脏、眼球、内脏、皮肤,无不都贯串着这种由毛细血管组成的微循环。它输送养料到每一个细胞,使你增加活力。它排除废物,使你去污新生。微循环既是法力无边,也是魔力无边。它处于正常状态,你就安然无恙;它处于严重的障碍状态,可以部分地或彻底地致你于绝境。

一九六五年春,一个临床研究微循环的机遇降临了,暴发型脑膜炎袭击北京市,住院儿童患者的死亡率高达 66.9%。

华光同志,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生理系主任,带领神经介质组的全体同志,走出实验大楼,踏进北京友谊医院的儿科病房。

大批的患病儿童休克、死亡,大夫们的悲痛不亚于孩子的父母们。悲痛,能战胜病菌的无情吗?!

只有呼唤科学,呼唤能从新的角度来验证新的学说的人,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一位年轻的女大夫,不到三十岁的实习研究员修瑞娟,响应了这一呼唤。

她要从微循环的角度来观察、研究、解释患儿的休克、死亡、或者如何使他们复原、新生。